

## 蒙恩的奴隸

金雅歌

1

陽光從狹小的窗戶中溜進監牢，溫柔地依附在側臥在冰冷地板上的老人身上。

老人弓著身子，枕著自己疊起的雙臂。他花白的頭髮與泥土纏在一起，凌亂地散著。消瘦的臉加深了滿臉的皺紋，使他顯得格外蒼老。灰白的鬍鬚隨著虛弱的呼吸微微顫動著。骯臟的泥巴和黑灰的血液融在一起，凝固在他的衣衫上。笨重的腳鐐緊扣在他的腳裸上，破爛衣衫下露出的小腿消瘦得甚至比連接腳踝的鐵鍊還要纖細脆弱。

牢房外忽然遠遠傳來一陣腳步聲，聲音越來越大，隨後在老人的牢房外停住了。門外鐵制鑰匙和鐵鎖碰撞、摩擦發出的聲音吵醒了老人。擰緊的眉頭使眉間的皺紋加深了些許，在眼皮微微的顫動後，老人慢慢睜開了眼睛。

牢房的門被推開，三個羅馬士兵出現在了門口。站在最前方的士兵頭盔上整齊而美麗的鬃毛彰顯著他的地位，他身後的兩名士兵快速上前，將虛弱的老人拉扯了起來，那位老人如同一片被風吹來吹去的樹葉，被士兵們任意擺布著。待老人站穩，那名長官才開口。

「我尊敬的會督啊，您現在還是不肯向凱撒——我們的神獻祭嗎？」

老人的聲音因為身體的虛弱格外微小，帶著年長者特有的低沉與沙啞：「是。」

「唉，我的會督。您也知道，尊貴的凱撒並不是想要置你於死地。只要您肯向凱撒獻祭，那麼我們就會立刻放您回去，您就可以回到以弗所了。」長官刻意在此停頓了一下，「況且，我們並不在乎您心裡信的是哪位神，重要的是這個獻祭的形式。」

老人直視著長官。

長官看著他那雙堅定的眼睛，嘆了一口氣：「以弗所會督阿尼西母啊，我們真的不想取你的性命。我們會賜予你這麼多次活命機會，但是，既然你如此堅持——」他向老人身旁的兩名士兵厲聲命令道：「把他拖出去，用石頭打死！」

2

寬敞的臥房中，一個少年人正跪在地上祈禱，簇緊的眉頭和快速傳動的雙唇似乎訴說著他焦躁的心情。

這是他回到腓利門身邊的第四天了。

他一直都忘不了他被人押到腓利門面前，掙扎著拿出保羅的信件時腓利門的詫異以及亞基布露出的明顯的憎惡。腓利門在吩咐人將他安排在家中的一間臥房，便再也沒有了音訊。

他曾以為回到腓利門身邊，因著保羅的緣故會受到腓利門、亞腓亞和亞基布的熱情歡迎，並且也會有機會向那些曾和他一同做工的人講述基督。

可一切都與他的期待相反。

阿尼西母忽然想：如果腓利門不肯饒恕他，迫使他一輩子做奴隸怎麼辦？如果在他的額頭上刻上了象徵逃跑奴隸的印怎麼辦？或者，如果腓利門決定要處死他又怎麼辦？到那時，保羅先生會來救我嗎？

對於未來的不確定緊緊包裹著阿尼西母，而這般焦躁也使他的祈禱支離破碎了起來。

突然，一陣敲門聲打斷了阿尼西母的思緒，本就在恐懼中的他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緩緩起身去開門，一個少年人的身影出現在門口。

「阿尼西母，我方才聽說你現在被腓利門大人當作客人，正住在這裡。沒想到這是真的！」少年看到他時眼神登時明亮了起來。

阿尼西母在愣了一下後驚訝地喊出了對方的名字，「利安德！」

利安德被阿尼西母的聲音嚇了一跳，立刻低聲呵斥：「小聲點！不要被主人發現了，我是偷偷溜過來看你的。」

阿尼西母立刻會意，儘管壓下了聲音，卻依舊能聽出他聲音中的喜悅：「真沒想到還能見到你！自從離開歌羅西，我一直都在想著你，我最親愛的朋友！」

「在你逃跑後，我一直以為自己見不到你了，沒想到居然又見到了，我真想聽聽發生在你身上的故事！」

「我當然也想講給你聽！」阿尼西母的聲音因為激動而高了一些，在利安德的示意下又立刻把音量壓了下去，「你快進來。」他邊說邊側過身子，好讓利安德進屋。

利安德卻意外地沒有要進屋的意思，「我現在還有事情要做，況且，不僅僅是我，很多人都想聽你的經歷，不如你午夜過後到我們的住處講給我們聽吧。」

「好！」

在阿尼西母答應下來後，利安德便因為做工的關係匆匆離開了。

關上屋門的阿尼西母一掃方才的焦慮，喜悅與激動之情彷彿要從他的全身溢出，他在屋中急促地踱著步子。他時不時放聲讚美主，時不時又安靜地思索著他該如何向自己曾經的同伴傳講耶穌基督的大能，又時不時沈聲為自己之前的懷疑與恐懼懺悔。

現在的他只希望時間可以過得快一點，好讓他可以早點傳講耶穌。但他同時又希望時間可以過得慢一點，使他得以有更長的時間準備。

太陽慢慢墜了下去，最後一絲余輝也被黑夜打散了。一輪彎月掛在天上，與點點星辰一同裝飾著美好的夜晚。

隨著夜色漸漸加深，阿尼西母悄悄從窗戶翻了出去。幽靜的庭院中沒有一個人，只有幾盞油燈墜在房角。阿尼西母憑借著記憶小心翼翼地穿過庭院，夜風輕撫過他的臉頰，又挑起他的發梢，俏皮地嬉戲著。

走到倉房旁邊屬於奴僕的住所，阿尼西母這才發現自己的心跳竟如此之快，心臟快速而有力地撞擊著他的胸膛。他感受著自己的心跳，深深吸了一口氣，在簡短地祈禱後敲響了木門。

木門很快便應聲打開，阿尼西母只能看到門旁站著一個黑暗的人形輪廓，卻辨認不出那是誰。那人將木門又打開了一些，隨後便走出了屋子，又輕輕將屋門合上。

阿尼西母還在因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而發怔，只聽那個身影輕聲說：「我們去倉房。大家都在倉房等著你。」

「利安德？」從對方的聲音中，阿尼西母聽出了摯友的聲音，看著那個漆黑的身影正要往倉房走去，他困惑極了，「為什麼要去倉房？」

「之後再和你講，大家都在等著了。」利安德邊說邊示意阿尼西母跟上他。

阿尼西母雖然依舊充滿疑惑，但與過去同伴分享耶穌福音的喜悅卻遠勝過疑慮。他快步跟了上去，走進了倉房。

倉房中沒有點油燈，只能在從窗戶溜進的潔白月光中看到幾個影影綽綽坐在地上的人影。

「朋友們，阿尼西母來了。」利安德對著倉房中的人說道。

原本寂靜的倉房登時熱鬧了起來，坐著的幾個人湧到阿尼西母的面前，熱情地寒暄著。在寒暄中，他們無不透露著想要聽到阿尼西母經歷的迫不及待，阿尼西母便在他們期望的目光中與他們坐成一個圈，慢慢講起了自己的故事。

「當我在羅馬顛沛流離之際，聽聞保羅先生被關押的場所。我記得腓利門大人曾談及過保羅先生，便跑去求他收留我。後來，在保羅先生那裡，我聽到了耶穌的事情。這位耶穌一直與社會上最被人拒絕的人群親近，幫助他們，又赦免他們的罪。雖然他是無罪的，卻為我們的緣故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卻在第三天復活了！正是他的死——」

「等等，阿尼西母，」黑暗中的一個人突然打斷了他，「我們在這裡不是聽你講耶穌或者保羅的。」

阿尼西母困惑地看著那個說話的人影。

另一個人接著道：「是啊，我們是來聽你是怎麼獲得自由的——是怎麼在逃跑之後不但沒有受罰、反而被腓利門當成賓客來招待的。」

「保羅先生說，他願意償還我欠腓利門大人的，他對我的愛——」阿尼西母的思路完全被打亂了，他總覺得這些聽眾好像弄錯了些什麼。

亦或者，自己弄錯了些什麼？

「哦！也就是說只要逃去羅馬，找到那個叫保羅的，然後我們就可以平安無事了？」

「嗯，去羅馬……去羅馬大約需要多少錢呢？」

阿尼西母機械地聽著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著逃跑的計劃，一切思緒「轟」地一下炸裂開來。在終於明白了一切後，他顫抖著問那些正討論熱烈的昔日同伴：「你們叫我過來是為了逃跑？」

「當然啊！你作為一個逃跑的奴隸可以全身而退，那我們只要遵循你的方法當然也可以！」利安德停頓了一下，狐疑地問，「阿尼西母，你以為我們找你來是做什麼？」在阿尼西母因為震驚而沒有回答的間隙，利安德忽然站起身來，一手掐住了阿尼西母的喉嚨。

粗壯的手指握著他的喉嚨，阿尼西母能清楚地感受到手指和手掌上因為做農活而產生的粗糙老繭。雖然利安德並沒有使勁，但月光打在他小麥色的皮膚上，緊繃的面部肌肉和那雙如同利刃一般冰冷的目光卻讓阿尼西母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

「阿尼西母，」利安德低沈的聲音在他的耳邊響起，「念在我們曾經是同伴，今晚的這件事想必腓利門大人是不會知道的，對吧？」

愣怔中，他已經被趕出了倉房。

阿尼西母如同失了魂魄一般，踉踉蹌蹌地向自己的臥房處走去，他如同散了架一般，雙腿軟綿綿的，走出的每一步都彷彿會摔倒。

我的主耶穌啊，我來這裡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本以為我是來為你作見證的，可我現在，到底是在做什麼呢？

我就好像一個笑話——一個逃跑的奴隸，究竟能在曾經的主人家裡做什麼見證啊！我現在只是成為了其他人眼中逃跑的渠道而已啊！

阿尼西母一個趔趄，跪倒在了地上。

月色安靜地傾斜在阿尼西母的身上。在這片寂靜之中，他忽然聽到遠處好像有人在爭吵。他靜靜地聽了一會，忽然發現那是關於他的爭吵。好奇心驅使著他悄悄靠近遠處的人影，在可以聽清他們爭吵內容但又不會被輕易發現的樹叢後躲了下來。他又仔細聽了聽，發現正是腓利門和亞基布。

「父親，阿尼西母的事情應該被了結了。我也知道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畢竟是保羅先生親筆寫下的信件，為他求情。但是，父親，也請您不要忘了，對他的寬恕只會使其他奴隸造反！」

腓利門長嘆一口氣，「我知道。」

「父親，您一定也聽說了，現在正有幾個奴隸正想辦法逃跑！這全是因為阿尼西母安然無恙的歸回！」

「我知道。」

「況且，難道之後對於所有的奴隸，只要他們稱自己跟隨了基督，就可以隨隨便便獲得自由身了嗎？或許一個可以，那如果五十個？甚至一百個呢？這只會造成秩序的混亂！」

「我兒，」腓利門聽起來疲倦極了，「這些我都知道，也考慮過了。不過你說的不錯，這件事確實應該被了結了。明天晚上打發人去叫阿尼西母來晚餐廳吧。」

「父親，請您一定要記住，這個世界的律法是為了維持秩序，而破壞其中任何一點，都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混亂局面。」

隨後的對話阿尼西母已經完全沒有心思再去聽了。

他曾以為，獲得腓利門的原諒這件事只是兩位在主內的弟兄之間關係的重新連接，而他卻從未想過這一舉動對於腓利門本身的巨大影響。

他也從未想過，那些曾經的朋友看到他時並沒有看到因耶穌而得到新生命的人，而是只看到了一個成功逃避了懲罰的逃跑的奴隸。

我在這裡到底算是什麼呢？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阿尼西母再次問自己。但是，寂靜的夜晚並沒有給他答案。

夜風雖然溫柔，但他卻顫抖著縮成了一團。

他好想回到保羅先生身邊啊。

至少，那裡有他的容身之處。

### 3

翌日傍晚，阿尼西母被僕人帶領到晚餐廳。推開晚餐廳的門，只見在餐桌旁坐滿了人。因他的到來，所有人都將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有人錯愕、也有人不解。

側臥在最尊貴坐席上的腓利門見他的到來，說道：「阿尼西母，到我的身邊來。」

阿尼西母戰戰兢兢地走向前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隨著他移動著，那些人的目光使本就恐懼的他更加不自在。

待阿尼西母走到腓利門身邊，腓利門向眾人說道：「這曾經是我的僕人，後來離開我到了羅馬，在羅馬遇見保羅先生之後跟隨了基督。」腓利門在眾人的驚訝中看向阿尼西母，目光溫柔地定格在阿尼西母身上。「阿尼西母，你曾離開我，這使你欠下我許多，但這一切保羅先生都為你償還了。既然如此，你便不再欠我什麼。而我們既然同為基督裡的弟兄，你就應當與我們一起慶祝這紀念我們的主復活的日子。」

阿尼西母這才想起這天正是一周的頭一日，是在腓利門家聚會的日子。而這些圍坐在餐桌旁的人，正是在腓利門這裡聚會的信徒。

腓利門向阿尼西母伸出手：「來吧，我兒阿尼西母，與我們一同坐席。」

阿尼西母愣怔著在腓利門的邀請下坐在了腓利門的右邊，又在錯愕中洗了手。他已經完全顧不得周圍人的議論和目光，只是呆呆地坐在那裡。還在發怔，一隻溫暖的手攬過他的肩頭，腓利門輕聲對他說：「我兒，保羅先生向我求你，我已決定要將你差去他那裡，替我們服侍他。待你休養一陣便可以啓程返回羅馬。」他環顧周圍，看到幾個人不可置信的目光後，又接著說，「但是，我兒，正如保羅先生早先在教會中被冷漠對待，你也注定要受這樣的苦。總會有人質疑你的身份，懷疑你的信仰，但是，當人們誤解你的時候，不要去辯解什麼，乃要說，『你去，問我的鄰捨。當你聽到並看到我所活出來的，你便知道我是真信徒了。』」他低頭看著懷中低著頭一言不發的阿尼西母，目光複雜，但很快便溫和地笑了。

腓利門鬆開阿尼西母的肩頭，為眾人的飲食祝謝後，將烤好的餅與盛著葡萄酒的杯子遞到阿尼西母的面前，「我兒阿尼西母，這是主的身體與寶血，與我們一同領受吧。」阿尼西母無言地抬頭看他，而他的目光依舊溫和，「從今往後，我們不再是主僕，乃是弟兄了。」

阿尼西母沒有伸手，看了腓利門良久。溫熱的液體湧上他眼眶。他看著腓利門手中的餅與杯，顫抖著，緩緩跪在了腓利門的腳前，將臉俯伏於地。

腓利門也俯下身去，「願你一生在我們的主眼中都是有益的，」他再次將手中的餅與杯遞給阿尼西母，「我親愛的兄弟阿尼西母。」

當腓利門溫柔呼喚他的那一刻，阿尼西母忽然明白，原來所謂秩序的終歸不是律法，乃是耶穌的愛——那是保羅和腓利門向他展示的，但是他親愛同伴們還不明白的耶穌的愛啊！

現在，他不再懼怕被曾經的同伴拒絕，也不再將回到保羅先生身邊看作是自己唯一的選擇。

阿尼西母跪在地上，他的聲音因為哽咽而沙啞，「我的主人腓利門，願我在您的眼中蒙恩。求您留我在您的身邊，使我一生服侍您，如同服侍主，也使我的一生可以向我



同為奴僕的同伴、並向您和您一家做主的見證，使我的同伴們也得以與我們一同領受耶穌的身體和寶血。」

4

老人被拉扯著帶到了監牢外。

午後的陽光格外燦爛，如洗的天空中飄著幾片單薄的雲彩，彷彿隨時都能被風打散。陽光落在老人單薄的身上，溫暖地包裹著他。老人那雙早已習慣灰暗房間的雙眼被明媚的陽光刺得生痛。但還不待他習慣這種明亮，兩旁的士兵又開始拉扯起他來。

笨重的腳鐐墜在他的腳上，年邁並虛弱的身體使他無法跟上精裝士兵的步伐，他最終一個趑趄跪在了地上。身旁的士兵罵罵咧咧地扯著他，還不等他站起身便拖拽著他開始往前走。他的小腿和雙腳在地上笨拙地摩擦著，地面上的沙礫和碎石划破了他的皮膚，在地上留下長長一道血痕。腿上的傷口刺痛著老人的神經，但早已疲憊的他卻只能發出細弱的呻吟。

也不知在被拖拽了多久，老人最終被粗魯地甩在地上，他的頭重重地撞在了地面上，在耳中不斷傳來的嗡嗡聲中，他似乎聽到有人說——

「殺了吧。」

沈重的石頭從不同的方向砸到老人的身上，他想掙扎起身，卻被石頭重重砸在地上，他又伏起身，卻又被砸倒。

我的主啊，我本是一個逃跑的奴隸，而你卻將我從泥潭中拉出、接納我、給予了我自由、又給予了我生命的意義。我的主啊，為了感謝你，我這一生都做了你的器皿，為你所用。

老人的意識與身上的疼痛一同緩緩褪去，眼前的場景如同融在了水裡一般，所有色彩都交融在了一起。

我的主啊，你不僅救了我，讓我為你奔跑，又揀選我做了以弗所教會的會督。現在，你又給予了我至上的榮耀——殉道者的冠冕。

老人笨拙地扭動著身體和四肢，終於使自己朝向了其所認為的西南方向——那是耶路撒冷所在的方向，也是他的神受死並復活之地的方向。

我的主，我曾領受了你的身體和你的寶血，現在.....

老人用盡自己最後的力氣將自己蜷縮起來，呈現出了一個扭曲的跪姿。隨後，如同那次從腓利門手中領受聖餐時一樣，他將自己的臉深深伏在地上——這是他對他的主在一生中最後的叩拜。

現在，我要將我的生命當做活祭，永遠獻上，求你悅納。